# 畲族公主抽签选夫后，竹马悔疯了

我是畲族族长之女，以后也会是畲族的下一任族长。

出生那年，母亲为我从畲族世家中选了三名少年作为我未来丈夫的候选人，以便辅助我处理族中事务。

可直到婚期在即，他们之中却无一人愿意主动娶我。

就连从小护着我的钟潇生，

也当着全族的面说：“我宁愿死也不要娶你！”

我将命运交给凤凰神鸟，在祠堂由神鸟信笺为我选出命定之人——雷宁泽。

可我成婚之日，钟潇生却在婚房外跪了一夜，

听着我和雷宁泽的调笑声彻底红了眼眶。

1.

檀香缭绕，凤凰神像在烛火映照下展翅欲飞。

我跪在蒲团上，指尖微颤，从母亲手中的签筒里抽出一支竹签。

“雷宁泽。”母亲低声念出签上名字，眉头微蹙，“岚儿，你若想换……”

“不必。”我摇头，指腹摩挲着签上朱砂，“凤凰择主，天意不可违。”

三天后就是我的成人礼，也是我正式成为族长并举行婚礼的日子。

此刻，我的丈夫会是雷宁泽这个秘密只有我和母亲知晓。

祠堂外传来汽车引擎声，很快又归于寂静。

虽然部落已经通了电，用上了手机，但我们的传统从未改变。

凤凰神像前的签筒、母系传承的族长之位、以女子为尊的部落规矩……这些千百年来从未动摇。

即便山外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，我们畲族人依然守着这片祖地，过着与世半隔绝的生活。

余光里，雷宁泽站在祠堂角落，面无表情地擦拭着随身佩戴的银刀。

作为部落最年轻的祭司候选人，他一向恪守规矩，从不多管闲事。

“砰！”

祠堂大门被猛地推开，钟潇生大步跨入，身上的皮夹克还带着机车尾气的味道。

他是部落里最叛逆的一个，总说我们该“与时俱进”，却从不敢当面违抗母亲的命令——毕竟在畲族，族长的话就是神谕。

“抽签？”他嗤笑一声，“不过是走个过场，你肯定会选我。”

我伸手想拿回签筒：“这是神谕。”

“少拿神灵压我！”他晃着签筒，“蓝岚，你那些小心思——”

“潇生哥哥！”蓝雪拽住他的衣袖。

这个被母亲从山洪中救回的汉族孤儿，十年来努力融入部落，却始终改不掉骨子里的矫揉造作。

她这一拽，手里的桂花糕碎屑簌簌落下，正巧碰倒了祭台上的酒壶。

“啊！姐姐对不起！”蓝雪眼眶瞬间红了，手忙脚乱地掏出手帕。

钟潇生一把将她护到身后，对我厉声呵斥：“你堂堂一个族长之女，和她计较什么？”

我攥紧湿透的裙角，记忆突然翻涌。

八岁那年，我们四个偷溜去采药，遇狼群时我摔下山崖，是钟潇生把昏迷的我从崖底一步一步拖回部落，救了我的命。

可现在，他的眼里只有蓝雪的眼泪。

“我去换衣服。”

我转身要走，眼角余光却瞥见蓝雪偷偷弯腰，想要调换地上的凤凰签——她以为我一定会想办法抽中钟潇生。

雷宁泽突然重重咳嗽了一声，手中的银刀“铮”地一声入鞘。

蓝雪吓得手一抖，竹签落回地上。

我弯腰拾起签文，火漆上的凤凰图腾完好无损。

“蓝岚！”钟潇生在门口不耐烦地吼道，“磨蹭什么？大家都在议事厅等着你呢！”

我攥着那支凤凰签，朱砂在掌心留下灼热的印记。

钟潇生不耐烦的催促声和蓝雪假惺惺的啜泣在耳边交织，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八岁那年山崖上的少年。

那时的他，会为我摘来最甜的山莓。

三天后，当我在全族人面前宣布婚讯时，他才会知道，凤凰神鸟为我选定的丈夫不是他。

而现在，他依然笃定我会选择他，就像笃定太阳每天都会从东山升起。

我垂眸看着签上“雷宁泽”三个字，忽然觉得可笑。

原来凤凰神鸟早就看透了一切——看透了我的执念，也看透了他的薄情。

2.

议事堂内，檀木长桌上摊开新绘制的农耕图。

我指尖点着改良灌溉的水渠走向，声音在空旷的厅堂里格外清晰：“按这个布局，山腰的旱地也能种水稻。”

钟潇生翘着二郎腿坐在对面，手里把玩着一枚打火机。

“咔嗒”一声火苗窜起，映得他嘴角的讥诮格外刺眼：“女人懂什么耕种？”

他朝门口扬了扬下巴，“盘小川，你来说说，这纸上谈兵的玩意儿有用吗？”

盘小川正倚在门框上嗑瓜子，闻言差点呛住：“别扯我，我可不懂这些。”

他转头看向蓝雪，吹了个口哨，“不过蓝雪妹妹要是想学耕种，我倒是可以手把手教……”

哄笑声从几个年轻猎户嘴里漏出来。

我攥紧绣着凤凰纹的袖口，指甲几乎要刺破绸缎。

这就是母亲为我挑选的未婚夫——一个厌恶我的钟潇生，一个玩世不恭的盘小川，还有一个……

我余光瞥向角落的雷宁泽，他正低头擦拭银刀，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。

“此法可行。”

雷宁泽突然开口，“北宋时江南耕种梯田，亩产翻倍。”

钟潇生的脸色瞬间阴沉。

蓝雪突然“啊”地惊叫，她手里的青瓷茶盏摔碎在我脚边，滚烫的茶水溅在我裸露的脚踝上。

“姐姐对不起！”她扑过来要擦，却“不小心”踩住我的裙摆。

我踉跄着扶住桌沿，掌心按在碎瓷片上，鲜血顿时染红了农耕图上的墨线。

“蓝岚！”钟潇生暴喝一声，一把拽过我的手腕按在桌上。

鲜血顺着桌沿滴落，他却视而不见，反而加重力道碾过我掌心的伤口：“给蓝雪道歉！”

“我没错。”我咬着牙。

他冷笑一声，突然抄起桌上的砚台砸在我手边。

飞溅的墨汁混着我的血，在羊皮纸上晕开大片的污渍：“族长千金就能仗势欺人？嗯？”

我看着他暴怒的眉眼，忽然想起十岁那年，我被毒蛇咬伤，他疯了一样背着我跑了十里山路找大夫。

而现在，他为了一盏打翻的茶，恨不得折断我的手腕。

“潇生哥哥别生气，”蓝雪软绵绵地靠过来，“都是我不好……”

钟潇生甩开我的手，力道大得让我撞在身后的柱子上。

雷宁泽不知何时站在我身侧，递来一方雪白的手帕。

我摇摇头，任由鲜血从掌心滴落，在地砖上绽开一朵朵暗红的花。

“让女人掌权？荒谬！”

钟潇生一脚踹翻矮几，陶壶的碎片划过我的小腿，“畲族迟早毁在你们手里！”

我怔怔地看着腿上渗出的血珠，耳边突然响起那年，他在凤凰树下对我说：“等你当上族长，我天天给你摘山莓。”

那时的阳光透过树叶，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美好得像个幻觉。

“那是小时候的蠢话！”他仿佛看穿我的回忆，冷笑着拽过蓝雪的手，“成人礼上你不要跪着求我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低头看向自己的裙角，“我很清楚自己要选谁。”

暮色渐沉时，我在祠堂里跪坐着擦拭那支凤凰签。

雷宁泽的脚步声很轻，却惊动了供桌上的烛火。

“神鸟择主，从无差错。”他将一盏安神茶放在我手边，茶水里沉着几朵止血的凤凰花。

我望着竹签上“雷宁泽”三个字，突然很想哭。

不是为钟潇生的背叛，不是为盘小川的轻慢，而是为这个被三个未婚夫都弃如敝履的自己。

“陪我去祠堂看看礼袍吧。”我撑着供桌站起来，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，

“人就罢了，衣服我总要挑件合适的。”

3.

我站在祠堂冰冷的地砖上，捧着被剪得支离破碎的凤凰礼袍。

“召集全族。”我的声音发涩，“立刻。”

火把很快将祠堂前照得通明。

钟潇生打着哈欠从人群后晃出来：“大半夜的，就为件破衣服？”

他抬脚踢了踢地上的礼袍，靴底沾着的泥污蹭在洁白的绸缎上，“重做一件不就得了。”

盘小川倚在门框上：“要我说，女人根本就不配当族长，太会小题大做。”

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蓝雪，“不过嘛……要是换成温柔贤惠的，倒也不是不行。”

蓝雪立刻红了脸：“小川哥哥别这么说，我只是个养女……”

“养女怎么了？”钟潇生一把揽住蓝雪的肩膀，“你比某些人懂事多了！”

我死死攥着拳头，指甲深深掐进掌心。

钟潇生突然一把抓起我的手腕，强迫我摊开手掌：“哟，还学会自残了？”

老祭司的拐杖重重杵地：“祠堂重地，不得喧哗！”

“老东西闭嘴！”钟潇生一脚踢翻香炉，香灰撒了我满身，“装神弄鬼的东西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”

盘小川拍手大笑：“说得好！咱们钟哥才是真汉子！”

我跪坐在香灰里，听见蓝雪假惺惺地说：“姐姐，你快给大家道个歉吧。”

“道歉？”我抬头冷笑，“该道歉的是……”

“啪！”

钟潇生一记耳光把我打翻在地：“还敢污蔑小雪？”

他揪着我的头发逼我抬头，“看看你这副善妒不容人的德行，配当族长？”

我撑着供桌站起来，突然觉得可笑，

“盘小川，你刚才说女人不适合当族长，现在又要推举蓝雪？”

盘小川嬉皮笑脸道：“那能一样吗？蓝雪多懂事，从来不会像你这样大呼小叫。”

“就是！”钟潇生接话，“蓝雪知道怎么伺候男人，你除了会耍威风还会什么？”
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一张张充满恶意的脸。

钟潇生突然凑到我耳边，用只有我们能听见的声音说：

“求我啊，像小时候那样求我帮你……”

我猛地推开他，却被他反手按在供桌上。

就在这瞬间，雷宁泽突然出手，一记手刀劈在钟潇生腕间。

钟潇生吃痛松手，却更加暴怒：“找死！”

眼看冲突要升级，蓝雪突然尖叫一声晕倒在地，钟潇生立刻放开我，冲过去抱起她。

盘小川趁机煽风点火：“看看，都把蓝雪气晕了！”

“我们走。”钟潇生抱起蓝雪，临走前狠狠瞪着我，“天亮之后就是你的成人礼，到时候我要你跪着磕头求我娶你！”

人群散去后，我独自跪在祠堂里穿针引线缝补礼袍。

我的指尖已经被扎出好几个血点，可绣线却总是打结。

“用这个。”一束灿金的丝线递到眼前。

雷宁泽不知何时跪坐在我身侧，手里捧着畲族婚服专用的金线——只有祭司家族才有的珍品。

远处传来蓝雪银铃般的笑声。

河岸边，钟潇生正帮她放河灯，暖黄的光晕里，她双手合十：

“希望潇生哥哥能娶到他心爱的人……也就是我！”

钟潇生笑着揉她头发，那盏莲花灯顺流而下，烛光在水面碎成点点金星。

雷宁泽也看到了远处的钟潇生和蓝雪。

他好像想要开口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为我重新串好线放在脚边。

窗外，最后一批准备成人礼的族人正在挂红灯笼。

我望着祠堂的供桌，那里供着决定我命运的竹签。

天马上就要亮了。

4.

成人礼上，我站在祭坛中央，绣着金线凤凰的礼袍下摆被风吹得翻飞。

“啊！”蓝雪突然发出一声娇弱的惊呼，精准地倒向钟潇生怀里，

“姐姐是不是不想看见我……”

她纤细的手指死死攥着钟潇生的衣领，指节都泛了白，“我知道，我一个养女不配参加族长的成人礼……”

“蓝岚！”钟潇生一把将蓝雪打横抱起，赤红的眼睛瞪着我，“你非要在这时候耍你的族长威风？”

“我从未动她。”我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在狂风中几乎被吹散。

母亲高举凤凰签筒的手在颤抖，老祭司突然惊恐地指向天空：“凤凰神发怒了！”

只见一道闪电劈开乌云，照亮了每个人脸上或嘲讽或畏惧的神情。

“装神弄鬼！”钟潇生大步跨上祭坛，伸手就要抢签筒，“直接宣布选我不就完了？搞这些——”

“啪！”

我猛地拍开他的手，这个动作让全场瞬间死寂。

十八年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当众驳他面子。

“急什么？”我冷笑，“怕听到不想听的答案？”

蓝雪在钟潇生怀里“虚弱”地抬头：“潇生哥哥，别为了我和姐姐吵架。”

她突然剧烈咳嗽起来，“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来的。”

钟潇生立刻心疼地搂紧她：“你没错！”

他转向我，眼中满是厌恶，“看看你把蓝雪吓成什么样了！”

“蓝岚。”钟潇生突然压低声音，用只有我们能听见的音量说，

“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”他伸手想碰我的脸，

“跪下求我，我就原谅你这些天的任性。”

我偏头躲开，在他错愕的目光中一把夺过母亲手中的签筒。

签筒在我手中裂开，三支竹签“啪嗒”落地。

我弯腰拾起正中那支，火漆封印在闪电照耀下泛着血色的光。

全场屏息。

“凤凰择主，天命昭昭——”

我当众展示竹签，朱砂刻字在签上清晰可见，

“我的丈夫是，雷、宁、泽。”

**【付费点】**

一片死寂中，蓝雪突然从钟潇生怀里弹起来：“不可能！你明明喜欢——”

钟潇生一把攥住我手腕，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：“你篡改神谕？！”

我狠狠甩开他，举起断签：“此签由母亲亲手所封，你是在质疑全族的信仰？”

鲜血从我们交握的地方滴落，分不清是谁的。

雷宁泽不知何时已单膝跪在祭坛下。

他手中的银制凤凰簪在暗沉天色中寒光凛冽：“雷宁泽，领神谕。”

钟潇生跪在泥水里，仰头看我，雨水冲掉了他脸上暴怒的面具，露出底下我从没见过的茫然。

他慢慢站起来，雨水顺着发梢滴落。

雷宁泽不动声色地往前半步，将我护在身后，这个细微的动作让钟潇生瞳孔骤缩。

钟潇生突然大笑，笑声比暴雨还令人心惊，“雷宁泽，你以为捡了我不要的破烂就——”

“啪！”

我扬手一记耳光打断他的话。

全场寂静，只剩雨声轰鸣。

“这一耳光，打你辱没神灵。”我摘下银簪掷在他脚下，

“从今往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”

5.

暴雨冲刷着祖庙的青瓦，我站在檐下擦拭雷宁泽送的银簪。

“蓝岚！”

钟潇生踉跄着冲进雨幕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力道大得生疼：“你欺负蓝雪这么久，我都忍了！”

“松手。”我冷冷道。

“蓝雪那么善良，”他声音嘶哑，雨水顺着发梢滴落，“我那么做只是为了平衡你们姐妹之间的关系！”

雷宁泽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廊柱旁，从怀中取出一个防水U盘：“善良？你不如先看看真相再说话。”

钟潇生猛地松开我。

“上个月安的监控。”雷宁泽将U盘插入祠堂的投影仪，

“族长说我们也要与时俱进。”

画面亮起，清晰显示蓝雪剪断礼袍金线的全过程。

下一个镜头，她靠在盘小川怀里得意地说：“等潇生哥哥当上族长，第一件事就是废了那个贱人……”

“不可能！”钟潇生一拳砸向墙壁，指节渗出血丝，“蓝雪明明说都是你在欺负她！”

就在这时，蓝雪跌跌撞撞地冲进雨中：“潇生哥哥！”

她浑身湿透，脸上精致的妆容已经花了，“你别听他们胡说！”

钟潇生缓缓转身，眼神陌生得可怕：“你刚才叫我什么？”

蓝雪一愣，随即挤出眼泪：“钟、钟大哥……我……”

“再敢污蔑蓝岚，”钟潇生一把将她甩在泥水里，“我亲手把你扔出部落！”

雨幕中，钟潇生跪着往前挪了半步：“蓝岚，看在我当年救你一命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。”

“你救她？”雷宁泽突然解开衣领，露出锁骨处一道陈年疤痕：“那这是什么？”

我瞳孔骤缩——那分明是狼爪的痕迹。

“八岁那年。”雷宁泽的声音比雨水还冷，“是我把你从崖底背出来。”

他看向钟潇生，“你只背了最后一段平路。”

惊雷炸响——

我的记忆突然清晰，那年我昏迷前最后看到的，是一双布满伤痕的手，不是钟潇生戴着银戒的手指。

醒来时钟潇生坐在床边，而雷宁泽站在阴影处，手臂缠着渗血的绷带。

“你！”钟潇生脸色惨白，突然扑过来想抓我的手，“蓝岚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辅佐你……”

我后退半步，雷宁泽的伞面精准地隔开我们。

“机会？”我看向祠堂方向，“当年你抢功劳时，给过雷宁泽机会吗？”

雷宁泽撑开黑伞，伞面倾斜的角度刚好为我挡住风雨，身后传来钟潇生撕心裂肺的喊声。

我望着檐下随风轻扬的红色绸缎，在暴雨中鲜艳得刺眼。

6.

畲族传统中，婚礼必须在日落之后举行，寓意新人如同皎月般长明不灭。

雷宁泽跪坐在喜榻旁，骨节分明的手捧着鎏金茶盏，畲族特制的凤凰茶在烛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。

“合卺茶。”他声音很轻，将茶盏递到我唇边时，指尖微微发颤。

茶水温热，入口却尝到一丝甜味。

我抬眼看他，烛光映得他耳尖通红：“加了蜂蜜，怕你皱眉。”

他低声解释，“小时候见你喝药，总要含三颗蜜饯。”

我笑着将茶饮尽，他这才放松下来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茶盏边缘，用拇指轻轻擦掉我唇边的水渍。

这个动作让他自己都怔了怔，随即慌乱地收回手。

夜半时分，我被噩梦惊醒，冷汗浸透了里衣。

月光透过窗纸，照见门外一个挺拔的身影——雷宁泽和衣靠在门框上，银刀横放在膝头，竟是这样守了一夜。

“你不必……”我推开半扇门，夜风卷着露水沾湿了裙角。

他似乎早已知晓我醒了，闭着眼答道：“怕你梦魇。”

夜风掀起他的衣摆，露出腰间一道还未痊愈的伤疤——那是几年前为护我被钟潇生暗算所伤。

我蹲下身，指尖虚悬在那道伤疤上方：“疼吗？”

他倏地睁开眼，漆黑的眸子映着月光：“你碰就不疼。”

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

钟潇生浑身湿透地站在雨中，脚边放着几株被雨水泡发的珍稀草药。

一只黑猫正撕扯着那些药草，见他靠近还凶悍地挠了他一爪子。

“凤凰山巅采的安神草，”钟潇生狼狈地抹了把脸，草药已经被猫抓得稀烂，“你从小就睡不安稳。”

雷宁泽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，声音平静：

“赎罪不是靠送礼，是学会尊重她的选择。”

钟潇生猛地抬头，在看到我们并肩而立的身影时，眼中的光一点点熄灭。

……

天光微亮时，我站在阁楼上晾晒昨夜被露水打湿的嫁衣，无意间瞥见蓝雪鬼鬼祟祟地往后山去。

她穿着时髦的连衣裙，与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在竹林深处密会。

离太远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本能的察觉到了危险。

我攥紧嫁衣，金线刺绣的凤凰羽翼在掌心皱成一团。

正要转身，却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——雷宁泽不知何时来到身后，他的手覆在我手背上，轻轻掰开我紧握的拳头。

“别怕。”他擦掉我掌心的红痕，目光投向远处密林，“有我在。”

当启明星升起时，老祭司拄着蛇头杖来到新房前。

按照族规，新婚次日黎明，新任族长必须独自前往凤凰洞取回圣火作为试炼。

雷宁泽沉默许久，最终只是将一枚冰凉的物件塞进我手心——那是用凤凰木雕刻的护身符。

“我等你回来。”他说。

7.

晨雾未散时，我赤脚踏上凤凰洞口的青苔石阶。

老祭司用沾着晨露的凤凰花枝蘸取朱砂，在我眉心细细描绘展翅的图腾：“圣火认主，唯心至诚者可得。”

洞口的寒气让我打了个哆嗦。

刚迈入三步，头顶岩壁突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嚓声。

我还没来得及抬头，一道黑影已经带着松木香气扑来——雷宁泽用整个后背为我筑起一道肉墙，碎石砸在他脊背上的闷响让我心脏骤停。

“你疯了吗！”我在尘土飞扬中摸到他后背的衣料已经被血浸透，温热的液体顺着我的指缝往下淌，“族长试炼禁止旁人插手！”

他喘息着将我往岩缝里推，突然闷哼一声——一块锋利的碎石擦过他额角，血珠溅在我唇上，带着铁锈味的温热。

“记得吗，”他染血的手指拉着我的手抚上他腰间挂着的小木雕，

“你七岁送我这个凤凰时，”又一阵碎石坠落，他把我护得更紧，“…我就把命系在你身上了。”

在昏暗的环境中，我回忆起那年寒冬腊月，我撞见雷宁泽被罚跪祠堂。

他冻得嘴唇发紫，却还固执地擦拭着祭祀银器。

我偷偷塞给他一个歪歪扭扭的木雕凤凰：“给你作伴。”

没想到他留了这么多年。

洞外突然传来钟潇生撕心裂肺的喊声：“蓝岚——！”

紧接着是族人们七手八脚拦住他的动静：“只有族长亲眷能进凤凰神洞！”

借着这个空档，雷宁泽突然将我拦腰抱起，几个箭步冲进岩缝深处。

在黑暗逼仄的空间里，我们额头相抵，他滚烫的呼吸拂过我颤抖的睫毛：

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

……

当我终于捧着跃动的圣火走出洞口时，第一缕朝阳正穿透云层。

雷宁泽跪在祭坛前，后背的伤口已经凝结成暗红色的蛛网。

我伸手想扶他，却被他反手握住手腕。

“等等。”

他从怀中掏出一方绣着并蒂莲的手帕，轻轻擦净我沾满尘土的脚底，

“圣火映照的路，族长要干干净净地走。”

这个动作让我鼻尖发酸，正要开口，余光却瞥见远处的老榕树后，钟潇生正死死攥着树干，指甲都掐进了树皮。

他脚下散落着十几个烟头，显然已经守了一整夜。

当我们目光相接时，他突然笑了，只是那笑容比哭还难看。

“挺好。”他举起右手，那枚我送他的银镯在晨光中闪了闪，突然断成两截。

山雀被惊得扑棱棱飞起，而他转身时肩膀垮得像是被抽走了脊梁，

“祝你们幸福。”

就在这时，山脚下突然传来推土机的轰鸣。

那个之前我见过的戴金丝眼镜的商人站在工程车顶，举着扩音器喊话：

“根据蓝雪女士签署的开发协议，今日畲族部落必须完成拆迁！”

蓝雪的身影在工程队中一闪而过。

雷宁泽立刻侧身挡住我，银刀出鞘的寒光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
“七岁的蓝岚护着雷宁泽——”

“这次换我来护着我的小族长。”

8.

推土机的轰鸣声震得祠堂瓦片簌簌作响。

赵总摘下金丝眼镜，慢条斯理地擦拭镜片：“蓝族长，这片山头我们集团已经和县里签了开发协议。”

我按住腰间的银刀，雷宁泽突然上前一步：“县里的协议？”

他从怀中取出一份盖着省民委公章的文件，“省里刚把凤凰山列为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区，所有开发项目必须经过部落长老会同意。”

赵总脸色骤变，急忙掏出手机。

这时老祭司拄着蛇头杖走来，身后跟着十几位白发苍苍的部落长老。

他们手里捧着泛黄的族谱和祭祀法器，在推土机前站成一排。

“要动凤凰山，”老祭司的声音沙哑却坚定，“就先从我们这些老骨头上碾过去！”

赵总额头渗出冷汗：“先给我拆了这祠堂外围墙！”

“嗖！”

一支羽箭破空而来，精准射穿推土机轮胎。

钟潇生带着二十几个猎户从山林中冲出，每人手里都握着祖传的硬木弓。

他踹了一脚瘫软的轮胎，转身时与我四目相对。

“不是为你。”他别过脸，却把弓弦拉得更满，“是为了祖辈传下来的猎场。”

赵总狼狈地爬上车：“你们等着！这事没完！”

……

庆功宴上，米酒的醇香飘满整个祠堂。

雷宁泽罕见地喝多了，眼尾泛着红晕，整个人都靠在我身上。

“小时候，”他忽然凑到我耳边，带着酒气的呼吸烫得我耳尖发麻，“你分我糖吃。”

我想起来有年庙会，我看见小雷宁泽独自站在角落，就把手里的麦芽糖掰了一半给他。

他小心翼翼地捧着，像捧着什么珍宝。

“那时候就想，”他的唇擦过我耳垂，“一定要娶到分糖给我的姑娘。”

我的心跳快得不像话，偷偷在他泛红的额头落下一个吻。

却没想到他突然睁开眼，清明的眼神哪有半分醉意：

“抓到你了。”

他低笑着扣住我的后脑，加深了这个吻。

月光透过窗棂，在地上投下交错的影子。

月光下我忽然发现祠堂角落的油灯被人动过——灯油少了大半，地上还有零星洒落的痕迹。

“宁泽，”我抓紧他的衣袖，“蓝雪是不是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远处突然传来刺鼻的煤油味。

我们冲出去时，只见蓝雪举着火把站在祖庙前，火光映得她面目狰狞：

“蓝岚，既然我得不到，”她疯狂大笑，“那就一起下地狱吧！”

雷宁泽瞬间将我护在身后，银刀出鞘的寒光划破夜色。

而更令人心惊的是，我们身后传来此起彼伏的引擎声——

赵总带着更多工程车去而复返。

9.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刺耳的警笛声划破夜空，三辆警车拦在赵总的工程队前。

为首的警官举着扩音器：“我们接到报警，这里有人纵火！”

赵总慌忙跳下车：“警官误会了，我们是来帮忙救火的！”

警官踢开工程车后的工具箱，里面赫然装着破拆锤和电镐，“带着这些来救火？”

火光中，蓝雪癫狂的笑声格外刺耳。

她将最后一桶煤油泼向祖庙主梁：

“烧吧！把你们虚伪的信仰都烧干净！”

我冲进火场时，热浪灼得皮肤生疼。

凤凰图腾在浓烟中若隐若现，突然一根燃烧的房梁带着火星当头砸下——

“蓝岚！”

雷宁泽撕开浸水的衬衫冲进来，用后背硬生生扛住坠落的房梁。

滚烫的木料压在他肩上，发出皮肉灼烧的滋滋声。

他双臂肌肉绷紧到极限，却还腾出一只手护住我的头：“图腾还在神龛后面……”

“你疯了！”我哭着去掰他死死扣在我腰间的手，摸到满手黏腻的血。

他低头吻掉我眼睫上的泪珠，灼热的呼吸混着烟尘：

“疯也是……为你疯的。”

话音未落，又一根房梁砸在他肩头，他闷哼一声单膝跪地，却始终把我护在怀里。

“让开！”

钟潇生踹开燃烧的窗棂跳进来，他一把扛起昏迷的蓝雪冲出火场，直接塞进警车后座：“人赃并获，她亲口承认纵火。”

警官迅速给她铐上手铐，钟潇生却已经转身冲回火场，被浓烟呛得剧烈咳嗽也不停步。

“蓝岚还在里面！”他嘶吼着踹开燃烧的门框，火星溅在他裸露的手臂上烫出红痕。

就在他弯腰要冲进火场时，身形突然僵住了——

雷宁泽正抱着我跨出火场，我的脸埋在他颈窝，双手紧紧攥着他被烧焦的衣领。

他慢慢收回手，在裤缝边蹭了蹭掌心的血渍。

“……”钟潇生张了张嘴，最终只是弯腰捡起地上半截烧断的房梁，重重砸向试图逃跑的赵总，“畜生！”

三天后，老祭司捧着烧焦的族谱残页叹息：“凤凰图腾保住了，可这族谱……”他摇摇头，“得从头誊写。”

我正在整理重建祖庙的木料，盘小川急匆匆跑来：

“族长，钟潇生天没亮就走了！”

他递来一个布包，“就留下这个。”

我展开布包，里面是那把他从不离身的猎刀，刀鞘上还沾着灭火时的水渍。

刀柄上刻着的“潇”字已经被磨得几乎看不清，只在最深处还留着一点刻痕。

“不追？”雷宁泽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。

我摇摇头，将猎刀收入祠堂的兵器架：“随他吧，路是他自己选的。”

午后，我在新族谱上落下第一笔。

雷宁泽的名字紧挨着我的，墨迹未干的畲文写着“生死与共”。

他从背后环住我，掌心贴在我手背上，带我一起写下最后一个字。

全部写完后，雷宁泽忽然单膝跪在我身旁。

他取出一枚崭新的银刀穗子，上面串着三颗小巧的银铃——正是畲族婚俗中“定情三响”的信物。

“补给你的。”他耳尖通红，手指却稳如磐石地将银铃系在我腕上，“你抽签的时候我没想到会是我，没来得及准备。”

我指尖抚过银铃内侧，触到凹凸的刻痕——是凤凰衔枝的纹样。

“现在补，”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，“还作数吗？”

窗外，朝阳正照在新雕的凤凰图腾上。

浴火重生的神鸟展开双翼，羽翅恰好笼住我们交叠的身影，将两道影子融成一个完整的圆。

10.

五年的光阴让凤凰木的枝干更加粗壮。

初夏的阳光透过树叶，在青石板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

我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站在祠堂前，指着檐下新雕的凤凰图腾：“看，这是守护我们的神鸟。”

小家伙突然咯咯笑起来，肉乎乎的小手朝晒药架方向抓去。

雷宁泽放下捣药的石杵快步走来，身上还带着草药的清香。

他刚把手指递到女儿面前，就听见一声含糊却清晰的“阿爹”。

这个曾经在烈火中背着我冲出火海都面不改色的男人，突然红了眼眶。

他单膝跪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用鼻尖轻蹭女儿的额头，声音哑得不成样子：

“下任族长来了。”

“族长！”盘小川的声音从寨门传来，“省医疗队进山了！”

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在队伍最前面。

钟潇生穿着白大褂，胸前挂着听诊器，正弯腰给老祭司量血压。

他抬头时正好看见我们一家三口，手上的动作顿了顿，很快又继续专注地检查起来。

“听说蓝雪在省精神病院。”义诊结束后，盘小川一边帮忙整理药箱一边说，“当年纵火案判了七年，但在监狱里就疯了，整天说自己是族长……”

我望向祠堂新修的横梁，那里还留着些许焦痕。

雷宁泽默默握住我的手，他掌心的茧子摩挲着我腕间的银铃——那是我们成婚时他亲手给我系上的。

“潇生留了些药。”老祭司捧着个精致的医药箱过来，“说是专门治疗烧伤后遗症的。”

箱子里整齐码放着药膏，最上面那盒贴着“凤凰山石斛提取物”的标签。

雷宁泽后背的旧伤每到雨季就会隐隐作痛，这药正是对症的。

夕阳西下时，雷宁泽拉着我来到药圃。

五年间，他把祖传的畲药配方改良后规模化种植，现在整片山坡都是摇曳的草药。

“省中医药大学要和我们合作。”他指着新发的嫩芽，“把这些畲药推广出去。”

夜幕降临时，他为我簪上新打的金簪。

簪头的凤凰羽翼在月光下流转着细碎的光芒，用的正是他从凤凰洞带回来的金砂。

“这一生，”他轻吻我发间的金簪，“我总算等到凤凰栖梧。”

【全文完】